



冰河谷

刘岸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他的猎枪曾骤然划开晨晓的暗翳，
把河面映得通红透明。
但它却依然钉在对岸，
在冥冥渺渺的大自然的黑靄中发出一声又一声郁闷、悲凉的哀嚎，
使整个山谷为之抖动。



冰河谷

刘岸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河谷 / 刘岸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744-291-2

I. 冰… II. 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480 号

责任编辑: 吴晓霞 侯淑婷
装帧设计: 党红

冰 河 谷

刘 岸 著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 830000

经销: 新疆新华书店

印刷: 乌鲁木齐市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44-291-2

定价: 28.80 元

目 录



冰河谷 / 001

阿尔伦 / 017

雪地变形记 / 030

走过河是岸 / 049

传说中的丝丽拜尔 / 062

罌粟花山谷 / 095

——隐秘岁月的一种存在方式

寻找你的岸 / 155

冰 河 谷

托木尔老爹圪蹴着。草原从他脚下延扩到山根下的河滩。河上有只灰黑的苍鹰，警觉而迷茫地朝他叫过几声。河谷自雪山伸下来，在这里变狭变窄，朝峰岫绵亘的山体打了个弧，把黑褐的山壁切得立陡立峭。鹰翔其侧，更显得孤兀、遒劲、傲然……

猎人乌吐尔来了。

“大叔，公社奖好多钱呢。”

“我的饔是囫囵的——不愁吃穿。”老人吐掉满嘴纳斯。

他们的目光便一起向右，看上游水光潋潋、浩淼如潮的河。那里飘忽着一个怪诞瘆人的声音：“嗥儿——嗥儿——”

“魔鬼……它在叫呢！”乌吐尔发冷似的咧咧嘴，“大叔，你可别把自己的马交给别人去剥皮呀！”说着，驰马下了河滩。河滩灌木丛中有个姑娘的影子一闪，消失了。

“当年的羊娃子，经过几个狼娃子？”老人望着乌吐尔渐行渐远的背影，不屑地捋了捋粗硬的胡子。他又朝河滩望了一会儿，便掏出一个小酒壶，慢慢地抿。

山谷草原在大自然的喧嚣中古怪地产生了一种厚重的静谧，空气在静谧中变得稠浊。

001

冰河谷·冰河谷





“欧——噢，欧——”莎依娜大婶打着唢呐放牧回来了。她手忙脚乱地圈羊，皮靴搞得草地咚咚响。

“蠢货。”他想扭身骂，却终于只望着原先的方向威严地咳嗽了一声。身后的骚动立刻屏息了。

唉，娶个不好的女人，就等于当一辈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叹了口气。莎依娜的脖颈有颗黑痣，“你把它除掉吧！”有次他这样说了后，看她便越来越感到不顺眼。后来他就爱到哈力老婆的毡房喝酒了。

醉鬼哈力的老婆是山谷草原里的一朵花。唱歌像夜莺，吹笛像鹿鸣，走路像秋叶在水上漂，眼睛像猫一样又乖巧又伶俐。春天，没猎物。他骑着马踽踽独行，徘徊在波形的绿色山岗，听到了她的歌声，闻到了春天的芳醇和她身上令人神志恍惚的温润迷乱的气息。他走下山岗，她轻轻地立在毡房前，朝他温柔地一鞠躬，吹响了手中的牧笛。他像个装满奶疙瘩的褡裢——痴呆呆地立着。他感觉那笛声成了一只船，她就坐在船上悠呀悠呀地荡着桨，咯咯地笑。可怕的是，他一辈子只听说过一次船的故事。

他开始喜欢那顶小毡房了。坐在柔软的毡垫上，胸前是小火炉和滋滋作响的奶茶壶。火光在傍晚的朦胧暗色中拓出一片温情的暖色，一闪一摇，映得她奶色的鹅蛋脸和黑黑的大眼睛像在艾斯德勒湖中时而清晰时而隐约，恍恍惚惚，飘飘摇摇……

他老了，满脸皱纹，眼睛暗淡甚至忧伤，许多事情不愿深

思。但他是猎人，他受不了那诡异的狼嚎声“嗥儿——嗥儿——”地在河上飘忽。他想抹掉它，它却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无处不在的威压，使他懊恼、沮丧，他尊贵的心情悄悄萌动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想妥协屈服的下意识——他想像猎枪下的兔子那样躲进洞里。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是他变了还是世界变了？他变得孤独怪诞了，对熟悉的雪山草地感到迷惘困惑，正如感到世界末日来临的人总产生要对一切重新审视的愿望一样，他开始对这封闭的山谷进行无所欲求且永无结果的冥想，每天都要在午后的静谧和夕阳的辉照中把自己铸成一块无言的化石。

现在，这块化石慢慢睁开了眼，漫不经心地往嘴里放纳斯。他闻到了微微有些刺鼻的羊粪和枯草的气味，听到了正忙炊事的莎依娜被烟呛得撕心裂肺的咳嗽。他把腿盘得更紧些。羊皮褂敞开了，一股凉风灌怀，臀下虽是暖洋洋的富有弹性的干羊粪和毛蒿草，他还是打了个冷颤。

他像是突然发现似的感觉到秋天来了。他的眼睛立刻恢复了猎人的灵敏和清澈，固执地向天地间扫描探索。

那只鹰还在。垂头敛翼，不见一丝神采，却依然冷冷地显出傲然。

“嗥儿——”忽然，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从半空滑落下来，直砸老人头顶。他的面颊麻酥酥地一抖，眸子变得像石头一样阴郁，双眼也酸胀着突凸。——一条硕大的独耳狼像人一般立在对岸，正张着血口，摇曳着火焰般的舌头。

呃！





他知道这是乌吐尔的猎枪响了。

“嗥儿！”这一声更加凶悍阴森，随着山谷的回音，那个精瘦有力的灰影窜入了山涧。棒槌般的尾巴打得树木狂摇，草末横飞。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而那缕狼嗥的余音却渐渐扩大，先在他耳廓，而后是体内，水一般穿透，渗入。他被淹没了，感到极度的虚弱难受，眼前忽明忽暗，心口像压上了一团死沉阴冷的河淤。

他知道它就在雪山里，但他打不死它。

他的猎枪曾骤然划开晨晓的暗翳，把河面映得通红透明。但它却依然钉在对岸，在冥冥渺渺的大自然的黑雾中发出一声又一声郁闷、悲凉的哀嚎，使整个山谷为之抖动。

他大吃一惊，机械地装上第二个药捻子。然而，他狩猎史上的奇迹重现了：火光闪起的瞬间，它绿眼直视，向他凶狠地射出两道古怪而可怕的光。待及山间枪音袅袅飘远时，它竟缓慢地向前逼进，在河边用疲软的前爪探了探水，略一踌躇后，就后腰一塌，一动不动地对着他坐下了。

他像被真主扇了个耳光，血液变得稠粘，脊椎骨上像爬了一条冷森森的蛇，脑海更像是一口枯井。第一次，他体验到了失败的屈辱原来是并不痛苦的虚弱和疲惫。

他和它较量了一个夏天。从山谷到森林，到雪山，最远时到了沙漠边缘。他给它松弛耷拉的下胯留下了指甲大的一个弹洞，打掉了它一只耳朵并使它右颊裸露出红白相间的皮骨。它让他冻掉了两个脚趾并丢掉了猎枪。在他从崖上

摔下昏死时，它小心翼翼地给他胸前挖了两个爪印——他很奇怪它为什么当时不咬住他脖子吸干他的血。最后他和它古怪地几乎是结伴而归。托木尔在前，老狼在后，始终保持着目光可及的距离。

托木尔像个褡裢一样耷拉在马背上渡河时，老狼蜷伏在草丛里，神情怆然地注视河面，发出一声声凄苦冷峻的哀叫，倒像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恸泣。

从此，托木尔再也没提起过老狼的事。

山岚无声地来了——淡薄，轻悠又汹涌澎湃，从峡谷泻向河面，蔓延，飘逸……淹没了夕照辉煌的草原山河的许多部分。

老人站了起来。草原忽然空旷得可怕，这使他惊愕，一缕孤寂倏忽如电击穿了他那颗疲惫的心。他看了一眼身后，——莎依娜背着一麻袋刚捡回的风干牛粪，步履蹒跚地走到毡门前，像只顶架的母牛斜伸着脖子，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着想用头撩开门毡。最后她还是大马熊似的弓起一条腿勾住门毡角，用嘴衔上边缝掀开了门毡。他沉重地喘了口气，回睇远眺，视焦的最模糊处却虚立着一只漂亮的灰狼。灰狼三角脑袋，右颊上一道白光，幽绿的眼睛正怨恨地逼视着他。他下意识地开始摸枪。蓦然，他一激灵，狼影消散了。——他听到了一声马嘶，目光就又平稳地落到河滩。

河滩上游移着两个人的剪影。同时，传来了枯涩的沓沓声和低低的浪笑。是一对野游男女，后面是他们的马。他知





道乌吐尔和他的情人幽会回来了。

河涛响了些，山间回响的喧嚣也近了些——百兽每到暮色苍茫时总要凄惨地哀嚎。他起身去牵马，却像入定一样怔住了：莎依娜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双手捧着一盘新馕奶干，站在他眼前，忧戚的黑眼睛若星光闪烁。他隐约闻到了她身上奶油的香味，一瞬间，在他们对视的眼睛里都泛起了冷藏已久的往事梦影……但这只是一瞬间，他们谁也没说话，好像也无话可说。托木尔解开马缰绳，上马朝前面的山岗慢慢走了。

莎依娜叹了口气，提起水桶到河边汲水。她并不恨那女人，相反，她有点羡慕她——她的头发像猫舔过一样，光溜溜的乌黑发亮。莎依娜汲上水便去羊群挤奶，烧出奶茶后，她又到羊圈开始把小羊羔的头颈一个一个用毛绳链起来。

黑夜像一张大幕忽地落下，山和地消融到了--一起。她摸黑把马绊了腿放到山里、给奶牛添上草料后，月亮已明晃晃地跳出来给河镀上了一层白晕。她听到山里一声声悠远的狼嚎，觉得有些冷，但还是又巡查了一遍畜群，才回毡房开始春第二天的麦。

山谷的风噓噓作响，夜空却是晴朗的，几乎透明的流云自西向东漫游，月亮已到了一夜中最明灿的时候。她觉得是托木尔回来的时候了，便铺好被褥，烧好一壶茶，搬过一个破旧的马鞍具，轻轻地捶捶腰，一边缝补一边等着毡房外的马蹄声。炉火红红的，她连连打了几个哈欠，脑袋便朦朦胧胧进入了恍惚的睡境。忽然，她感到一种异样，慌忙睁开眼，

便听到了嗞嗞的声音，一个人正用指甲猛力抠门毡。她知道是托木尔回来了，醉得连门毡都不会开，便慌慌张张去撩门毡。懵懵懂懂，她发现托木尔有些异常，不像平时那样不耐烦地边喊边踢门毡，而是似乎激动不已，浑身颤栗着把毡子弄得一鼓一伏。

“是你吗，托木尔？”她撩开门毡，忽然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掀飞了她的头巾，月辉下一个黑色的活物猛然朝她压了下来。“啊……”她惨叫一声，喉咙已被闪电般出现的一个灰影扼住。她本能地挣扎，但头颅刚古怪地摇了一下，脖颈就射出了一道血光……

月亮销匿了。

山谷像刚从母腹诞生就死了一样。

托木尔从起伏的山岗间游荡回来，满身露水。下了马，他却可笑地用皮鞭抽了一会儿身上的土，然后仰天一个足足的酒隔，顺眼扫了一下四周。月黑风高，天像披了件黑袷衫，苍茫如漆，唯有自己的毡房里油灯如豆。他丢开马，把马鞍重重一推，弄出很响的声音——拴马绊马不分昼夜都是女人的事。他忽然发现莎依娜没恭候在旁边。他一怔，冲进毡房，酒醒了大半……

“莎依娜，莎依娜！”他两步跨到她身边，像教训一个懒婆娘那样一把抓住她前襟，拽起来猛摇。一会儿，他急切地扒掉她的外衣裙，一双粗大的老手，在她浑身上下开始抻、拉、搓、揉、摸，形似一个力大无比的面包师在对付一团发





面。最后他抬起大汗如雨的脸，疲惫至极地喘口气，按着麻木的微颤发凉的双膝站起来审视脚下。

他拾起地上的铜壶，“咕咚咕咚”把一壶生奶一饮而尽，弓下身从茈茈草帘子旁抽出一个麻袋，在一堆破貂皮烂豹骨中寻出三瓶烧酒，又从被面上扯下一块绿绸，开始往莎依娜身上倒酒，揩拭。他一边擦拭一边从被面上扯布绸。他把她用酒通体擦过后，又用羊奶擦了一遍，再用酒擦过一遍之后，就一丝不苟地给她身上抹上了酥油。抹了酥油的她，看上去通体洁净。他舒了口气，又把衣箱搬到毡房中央，擦上被子，把毡房里所有的油类都弄到上面，最后把傍晚莎依娜捡回的一麻袋风干牛粪倒在周围，然后双手平托起僵直的莎依娜轻轻放到被子上，才朝自己身上抹了抹手上的油渍。

他站在自己设计的“祭坛”前，静静地端详了一会儿，猛然转过身，抓起地上的烧酒瓶，狂饮几口后，又从马鞍具等杂物中拖出一条三尺来长的磨刀石，倒上一点水，抽出猎刀，几乎压上全身重量，霍霍地磨砺。

天，漆黑如墨。山风撼野，冷气袭人。毛毡不时发出啪啪的声响，和猎人的磨刀声组成一个古怪的旋律往山谷中播放。山谷中的河涛宛若人类祖先的某个部落正被敌人驱赶着，漫无目的地整体奔徙。

嗥儿——

托木尔的心猛地一沉。轰，一股热血涌上头顶。这一声来得如此突然、尖锐、响亮，仿佛就在他身边冲起，在天空打个旋，变成一片落叶，飘飘悠悠地从毡房的圆天窗落了个

来。他丢下猎刀，下意识地靴筒里拔出匕首，凝然不动。

嗥儿——嗥儿——。声音凄厉阴森，呈弧状在空气中倏倏地穿行。毫无疑问，声源来自河对岸一个激动的奔窜着的活体。

他的匕首掉到了地上，胸口火辣辣地疼，身体也顿觉虚弱不堪。那个虚无的肌体深处的核开始痛苦地抽搐……

他明白一切的一切，就像月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它是魔鬼，一个《玛纳斯》史诗中没有描绘过的复仇恶魔。身为母狼，它摈弃了一切欲望，三年没有下崽。三年，它的目光只盯着托木尔的毡房，把仇恨一遍又一遍地洒向这里。终于，今天，它悄悄涉河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钳形利齿咬住莎依娜的脖颈，直到彻底吸干她身上最后一滴血。它并不饥饿，它一口人肉也没吃。

现在它喝饱了血，精神饱满，激动不已地在河对岸奔跑。凶残的它正为预感到酷烈搏斗即将来临而兴奋得血液沸腾，浑身颤栗。

嗥儿——嗥儿——。它在召唤他呢，现在它的叫声不再哀怨，凄苦，而是凶残，惨烈，瘆人，充满威慑。它的声音撞到托木尔身上便迅速冲入他体内，变得阴冷、沉重，仿佛一个巨大的拳头伸到了他面前，威胁着：“你来吧！”

蓦地，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深深折磨他灵魂，砺铄他心房的東西，一瞬间他终于明白那是什么了！

人是永远不能趴下的！他心里说着，那颗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摇的心于是落到了实处。他站起来，取下毡房骨架





上的酥油灯，将液态的油汁往莎依娜身上洒了一些，然后一松手，丢开油灯，望着灯火先在被褥间燃起，尔后滚到牛粪堆上，燃起新的火苗。他满意地从怀里掏出一撮纳斯，但很快就吐掉，重新捡起地上的酒瓶，一个一个全部喝尽。他猫腰从茈茈草帘子里抱出一摞新馕，盘腿坐下，顺手拿过茶壶，眼望莎依娜身边的火焰渐渐扩大，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

火光照亮了毡房，火焰滋滋作响。他拿起身边的猎刀，一根一根地割断捆拉起这个拱形毡房的毛绳，让房骨架一点一点往火上倾斜。行动中，他的皮靴无意中碰上了那杆油污污的猎枪。他捡起它，把耳朵凑到枪大盖上听了听，把枪扔进了火里。他不能用这杆跟了他二十年的俄式猎枪，他害怕那个和他灵魂纠缠不休的魔鬼会用嘲笑的、蔑视的目光逼视他，纹丝不动地看他装弹、举枪、瞄准、扣动扳机，甚至他觉得它会超然地欣赏那一刹那的火光中一粒灼烫的铁弹飞进它额头——他不能让它至死都带着胜利者的神态和微笑。

嗥儿——。在远处急促惨烈的狼嗥传来的同时，毡房全部倒塌了，像一个巨大的风筝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风，吹起一些破布碎毡漫天飞舞。

现在，谁也不知道莎依娜是怎么死的。他想着，转过身，看到了河。茫茫的黑夜中，只有河还泛着银光，无动于衷地从黎明前的黑暗中流出来。他裂开了许多血口子的嘴唇开始上下翕动。他双手合掌，默默祈祷。

一匹马惊叫着从火中冲到他面前。他拍拍马颈，捋捋马鬃，翻身上鞍，双腿一夹，便径直向河边、雪山驰去。

他再没有回来。

此后，猎人乌吐尔喜欢绘声绘色、不无文采地讲一个故事：春天，他在契力克山找到了一块牧场。那里的青叶草高得能挨上马肚子，雪水泉亮得像姑娘的大眼睛。托真主的福，他在那里放牧，每天牧归牛羊肚子都饱得蹄子能踩断芨芨草，三个月的羔羊就能赶上别人一年的大绵羊。但有一天他发现少了只羊，后来连续三天每天少一只。有一天，他看见一只羯羊慢慢往草场边的松林里跑，追过去才看清那羊是贴在草尖上跑，就像一团羊毛被风吹着在草丛上滚。

他打个唿哨，羯羊却忽地一跳，露出了一个硬梆梆的长尾巴。狼！原来一只狡猾的狼背着他的羊在跑。它藏得真是像芨芨草里的兔子一样好，不是猎人谁也不会发现，肥肥的绵羊和高高的草丛正好遮住它麻黄色的影子。

他大喝一声。狼窜进了松林。

他追了进去。

在雪沟里他发现了狼窝。老狼奇大，绝望地从洞口向他扑过来。他一枪就打碎了它的鼻梁。

进到洞里，他发现了一群嗷嗷待哺的狼崽，都饿得像在发情一样，连羊羔的皮都吃了。他选出其中一只母的带回来配狼种狗，其余的一刀一个全杀了。

他养了这条母狼六个月。就在它行将分娩的晚上，它却拖着身子，匍匐前行，爬到羊圈后墙，轻轻地却毅然决然地跳出羊圈，毫不犹豫地用膨凸的腹部猛烈撞击河边的一块大卵





石。他提了猎枪追出来,只发现两个绿光一闪,它向他凄厉地嗥叫一声,消失了。

卵石上一滩溅开的浆状血汁,黏黏糊糊,发着腥味臭味。真主,它强行流产了。

它逃到了最远的雪山里,性情更加凶残贪婪。常常神情怆然地哀嚎,一刻不停地凶悍异常地追逐猎人……

这故事草原上没人相信。“乌吐尔的话像风一样没有根据。”大家心里明白那该是谁的故事,都变得爱听哈力老婆的弹唱了:

冰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用手捧着喝的才算男子汉……

部落的英雄一去不回哟,
天边上少了颗闪亮的星。

噢!哈察依西亚,
她们从这条路上去找你,
他们从那条路上去找你……

冬天,大河结了冰。山风吹净河面上的白雪,冰河闪着淡青色的光。

牧民们转场走了,河滩、草原沉入一片广漠的宁静和冷清之中。

结冻的冰面,膨胀,隆起,挤上河床,层层叠叠地堆积成浩大、沉静、辽阔的冰原。几只山鹰阴郁地翱翔其上,一两声锐叫,引出山间巨大的回响,让人惊心动魄。

就是这么一个寂静的日子，刚刮过风，谷地的突出部裸露着冰凝的草秸和卵石，低凹的背风处映着天空的孔雀蓝，呈蓝灰色。河滩上的灌木历经严冬的摧残，形若火焚，直楞楞地从雪原上伸出奇曲古怪的黑桠枝。冰河依旧闪着光，在远处冰光阳光交织的迷茫中，渐渐化出了一个黑点。黑点沿着蜿蜒的河谷和山边倾斜的羊肠小道踽踽独行，终于出现在波形的山岗脊线上——是一对骑马的柯尔克孜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到了。”男人说，跳下马去牵后面的一峰骆驼。

女人驻马不动，默然看着男人。

“到了。”男人又说，过来解女人皮袄上的绳子。

“我们逃走的时候，我以为永远回不来了。”女人幽幽地望着雪山，声音飘飘的。

“飞在空中的鸭子，总要落在湖边歇脚。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男人把女人从马上抱下来，用手弹了弹女人隆起的小腹，“而且，我们还有了自己的小巴郎。”

“茈茈草里藏不住牛，要不是这个巴郎，没人会赶我们出去流浪。”女人坐下来，卷了只莫合烟，轻轻地吸。

男人从骆驼峰上的皮褡裢里摸出馕，就着马奶子嚼。这男人出奇地魁梧，一反柯尔克孜青年不留胡须的规矩：一脸胳膊腮胡子。他倚在马鞍上啃馕，布满疲劳血丝的小眼睛四下张望着冰河。他是猎人，记忆中的冰河，一到牧人走净的季节，总是奔突着豺狼追逐呱呱鸡的影子，躁起的雪雾中时不时会响起它们的尖啸。